



秦良玉

歷史演義叢書
譚正璧編

譚正璧編

秦

良



秦良玉目錄

一	義方家教	一
二	孤苦年華	七
三	喬裝得婦	一三
四	襲職練兵	一九
五	征播建功	二六
六	逆璫蒙冤	三二
七	征遼平奢	三八
八	拒寇保境	四四

一 義方家教

話說中國在最古的時候，中原一帶地方，都爲苗族所佔據。後來漢族從西方逐漸向東移民，這兩個勢力相等的強大民族，爲了生存競爭，不免發生了磨擦。那時漢族的領袖爲黃帝，苗族的領袖爲蚩尤，這兩個人又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，都盡力替自己的民族爭光榮，謀幸福。磨擦了一時，終于不能不用武力在疆場相見。他們戰爭了好多時候。以武力講，本是漢族佔着優勢，因爲那時黃帝已經發明許多用銅器做的兵器，苗族所用，不過是些石斧石箭之類，既不及銅器銳利，又不及銅器輕便，那裏是牠的敵手。可是蚩尤却有一種特殊本領，就是他會用人工製造霧氣，在戰爭到了抵抗不住的時候，一經使用，



那時如果不幸而爲敵所獲，那麼這幾千年來住居中國的人民，決不

可以使敵人迷霧，無法攻打。這樣相持了好久，雙方筋疲力敵，徒然傷損了許多人馬，只是不分勝負。後來黃帝用盡思慮，發明了一樣破霧的東西，叫做指南車。兵士們坐了這種車子作戰，無論霧氣怎樣濃厚，牠仍能辨別方向，進退自如。這樣一來，蚩尤便沒法抵抗，終爲黃帝所擒。中原地方，就完全給漢族佔領下了。

曾經有朝鮮史家這樣說過：黃帝和蚩尤的戰爭，是兩苗兩大民族的生死關頭。

是我們的祖宗和我們，而爲另一民族。這話說得很對。幸而漢族得到最後勝利，反把苗族驅出中原，讓他們在邊荒山野裏苟延殘喘。年代一久，中國的土地逐漸開拓，他們也逐漸向邊區後移。到了漢代，他們都已住在四川、湖南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一帶邊境的荒山裏。因爲那地方接近熱帶，平原氣候，已不像中原般的舒適，深山裏更是到處都是瘴氣，幸虧他們已養成一種適應環境的本領，在那裏照樣一代一代縣延下去。漢族因爲他們並不爲害，而且那些地方本來自己也不能去住，所以歷來對於他們都不存惡意。他們中也有受到漢族文化而智識很開通的，常和漢族來往，彼此間也並不互當異族看待。年復一年，苗族的文化也逐漸發展起來。只是他們習俗已久，他們有他們的禮節和制度，仍是一代一代地繼續使用下去。這是他們的不肯忘本，

我們不能因此指摘他們，作爲他們不文明的證據。

到了明朝神宗萬歷年間，在他們一族裏，却出了一位歷史上少有的人物，雖不能像他們的祖宗蚩尤那樣顯赫一時，但因她是個女子，能幫助漢人打平賊寇，率了部屬勤王，東征西討，所向無敵，而且做到極大的官。這種女子，在漢族歷史上也很少有，所以不獨在當時，而且在後代，博得人人佩服，個個稱贊。這位就是本書所要講的明少保，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，鎮東將軍、石砮宣慰使司、忠貞侯、秦良玉將軍。

話說四川與湖南、貴州交界之處，那地方山嶺縣延，人跡罕到，有成千成萬的未開化苗人在裏面居住。但在四川境內，離忠州府城不遠，有個地方叫鳴玉溪。那地方雖然也在萬山之中，可是因鄰近長

既交通便利，所以住在那裏的許多苗族，早都歸化漢族，除了禮俗



一 義方家教

以外，與漢人幾乎沒有什麼兩樣。那時有家姓秦的人家，主人名葵，也和漢人一樣讀書應舉，做了個歲貢生。他生有三子一女：長子名邦屏，次女名良玉，三子名邦翰，四子名民屏。良玉雖是個女孩子，却生來十分伶俐，獨得父親的鍾愛，也一般教她自幼讀書識字。到了年長，經史都已通曉，因此非常懂得爲人大義。那時正在萬歷年間，政治腐敗，盜賊四起，秦葵知道天下從此不得太平，就教他的兒子們都

學習武藝。他又對良玉道：「你雖然是個女子，也應該學習一些，免得達到盜寇時坐受他們的蹂躪。」良玉很是高興，也跟着兄弟們一同練習。所以她到了成人的時候，騎射擊刺，無一不精。秦葵又念有勇無謀，還不夠應付重大的變亂，又教他們熟讀兵法。良玉因天資聰明，尤能貫串古今，得其精要。所以她父親十分可惜她道：「你不幸是個女孩子，否則將來一定很有出息，可以替國家建立功業，做個大官，爲我們一族吐氣。」這倒不是她父親過甚其辭，我們看了她後來一生事業，兄弟們誰都不及她，可以證明倒是十分確切的。

某年的三月三日，是苗族舉行跳月擇婚的日子。按照他們的風俗，到了這個日子，凡是沒有結婚的成年男女，都得前去參加。秦葵雖然是一個已受漢族文化洗禮的人，但他却不反對這種禮俗，因爲他

以爲比了漢族的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』並不野蠻，反而因使兒女有選擇配偶之權，見得合理，這一年，良玉已到了結婚年齡，所以到了三月三日那一天，她母親幫她着實考究地妝扮了一番，等到傍晚，由父親母親伴着，去到山前參加跳月會去。

欲知良玉參加跳月會情形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二 孤苦年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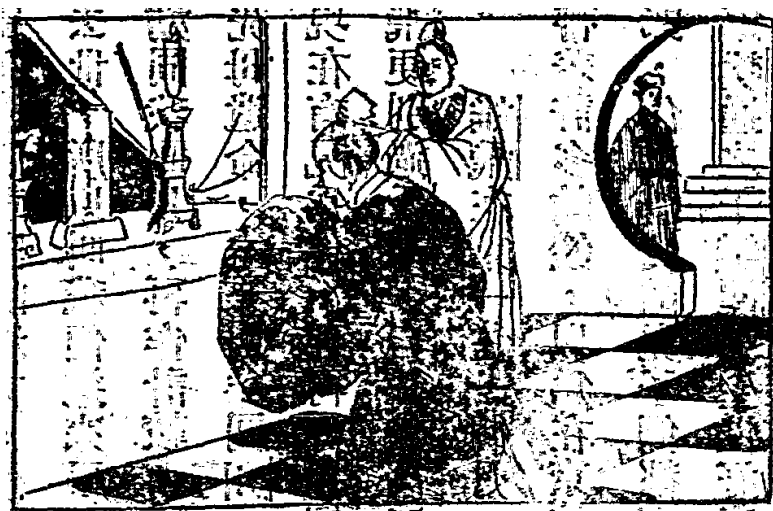
按下良玉參加跳月會的事暫時不題。話說當時北京國子監中有一青年，姓馮名曰千乘。他的父親名震東，本爲四川忠州人，因在京爲官，全家都遷移北上。千乘十歲時，震東因病身故，千乘全賴母親倪氏扶養，到了十八歲上，考入國子監讀書。不料這一年，京中時疫盛

行，所患都爲老年人，而且十九死亡。倪氏偶也染到，卽臥床不起；千乘在監中得到消息，連忙回家省視，已是奄奄一息。倪氏這時自知不起，看見兒子回來，便呻吟着對他說道：「我家原籍四川，所以京裏沒有親人。你父親死時，本想回籍，後來因爲一則路程遙遠，寡婦孤兒，沒人相伴，二則你在京圖個出身，因爲你父親是個京官，可得種種便利，所以決定暫留。我本希望待你功名成就，興家立業，然後再帶了你父親遺孀，榮歸本籍，不料事與願違，一病不起。我死之後，如有便人回川，你可以暫時同他回去。聽說你伯父震南，在那邊做石碓撫使，很是得意，你不妨去看他。他看你父親是他同胞面上，必定好好的覲待你。至于我老夫婦倆遺骸，可以在京覓地葬下，不必帶回，以免周折。……」千乘涕泣受命。到了晚上，倪氏病勢更

深，終于瞑目逝去。千乘呼天搶地，痛不欲生。幸賴震東生前幾個同

僚顧念前情，幫同千乘草草成殮，又醮資買塊地來和震東的遺孀一同葬了。

從此千乘不再入監，只是終天在家守孝。大約過了半年，那時將近除夕，千乘正在家中看書，忽然有人來訪。客人也是一個青年，生來肥頭胖腦，一副福相，進來一看見靈座，跪下便拜。千乘慌問尊姓大名，才知原來是伯父震南的兒子，他的堂兄雄飛。當下兩人寒暄畢，雄飛道：「愚兄這次來京，並沒甚事，不過因為從小生



長在邊僻草野的地方，想來看看國都裏的風光。父親已知道孀母新近去世，所以叫我便道來弔。據父親的意思，賢弟如在京沒人照顧，不妨同我回川，再作計較。』千乘道：『蒙伯父十分顧念，很是感激！先母遺命，本來叫弟回川，因一時無熟人爲伴，所以仍在這裏耽擱。現在有兄爲伴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』兩人又各談了一回家中狀況，雄飛便別過千乘，自往公寓中去。

雄飛在京一住一個月。他這次出門，專爲遊歷，所以他父親給他帶着許多的錢，以爲在京結交之用。果然錢能通神，他和京中什麼侍郎，什麼御史的儿子們都有了交往。他同千乘回川的時候，有更部侍郎樊通之子樊龍，生性好奇，他聽見雄飛講起四川山水的美麗，風俗的奇特，很想前去看看。好在做官人家有的是錢，路儘管遠，只要有

錢，不愁什麼不便，決然跟了雄飛同去。當下千乘收拾一切，將家中什物寄在生前父親的一個朋友家裏，自己帶了行李，和他們同路西去。在路上，樊龍見千乘一股寒酸相，初時很看他不起。後來見他談吐風雅，不由不尊敬起來。等到到達右隄，三人已都很是廝熟了。

話說千乘的伯父震南，看見兒子帶了姪兒同歸，自是十分歡喜；雄飛又介紹樊龍與震南，他一聽是吏部侍郎的公子，不由不十分恭敬。當下便擺下筵席，父子伯姪兄弟朋友歡聚一堂，喝得很是暢快。樊龍說起川中山水的美麗，聞名全國，但在來路上已見過不少；到這裏後，很願看看山裏苗人的風俗。震南道：「舍間有一親戚住在鳴玉溪，過一天，可叫外兒伴了同去。那邊住的都是已開化的苗民，可是有許多風俗還保存着，世兄不妨去看看。」當日筵罷，雄飛便留樊龍

在衙中住下不題。千乘等得筵畢，跟了震南進去叩見伯母舒氏。舒氏問起他母親病故情形，不免彼此都傷感起來。震南起先以爲自己兄弟在京爲官，必有些積蓄留給妻兒們，誰知一問千乘，分文俱無，不覺十分失望。但仍把千乘安慰了一下，叫他暫時同雄飛等在書房裏住下。

過了一天，震南果然叫雄飛伴同樊龍、千乘，渡江到鳴玉溪一家親戚家裏。那親戚姓李，名世華，世代住在那裏。論起行輩，世華和雄飛爲同輩，但他已經結婚，夫人張氏，生下子女多人。當下他見雄飛等到來，聽述來意，很是殷勤招待。世賢道：「諸位來得很巧，後天三月三日，恰是苗族跳月會的日子，只是他們雖不避相熟的漢人，但諸位都是生客，恐遭拒絕奈何！」樊龍道：「關於他們跳月會的

切，兄弟已經從書上看到過，想來和現在不致十分不同。兄弟在未來之先，早已有了「一個計較」；現在他們既然拒絕生客去看，那麼更不能不用這計較了。」世華、雄飛等忙問何計。樊龍把計較說了一遍，大家都稱贊道：「果是好計！」當下就決定到時照計進行。

欲知樊龍所定何計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三。喬裝得婦

三月裏本來是春季裏最好的一月，氣候已由寒冷逐漸和暖，花草樹木都已發芽生葉，有的已經開花結實了。山裏的氣候比城市變動得早，這時早已滿山蔥鬱，冬天的山本來好像一個赤身的人，到了這時他已穿上了一套綠衣，出落得活潑而有朝氣。三月三日那一天傍晚，

山裏的苗人們都聚在山前平曠的場地舉行跳月會，但他們無形中依照着各地的文化程度，以及所住居的地段，各自分別舉行。住在鳴玉溪一帶山裏山外的苗人，他們都是已開化的一族，所以他們的禮節較一班沒開化的略有改變。譬如按照苗人原來風俗，這天互相擇定的男女，男的當時就背了女的到山裏沒人的地方過夜，到了明天，才回去議婚禮的事。這在鳴玉溪便不是這樣了，一則他們覺得這太隨便，二則黑夜住在曠野裏也嚇得怕人，所以在當夜改爲男的跟了女的到家裏去，女家便設筵款待，然後即在女家住夜。這樣要比原來文明得多了。這是閑文，且按過不題。

話說三月三日那一天，白天天氣很是晴朗。傍晚太陽雖然已經下山，可是天光還很明亮，對面儘可覩得清人。鳴玉溪後邊山前的一片

大草場上，這時已擠滿了人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但男的都擠在左邊，女的都擠在右邊。他們都已換去了平時穿的漢服，而穿上了他們本族原有的服裝。男的頭上堆着椎髻，用苗幌纏着，髻上又直插着一根鷄羽，飄飄地迎風顫動。身上穿着短袄，短得不到腰裏。下身穿着短腳褲，兩腿也赤着。腰裏束着一條錦帶。手裏都拿着六根管的蘆笙。女的頭上同男的一樣，不過又加上一尺長的髮簪，同直徑一寸的耳環。額上又掛着珠纓，分披在兩鬢之前。肩上也掛着一串串的貝殼。上身穿着衫子，袖口襟旁，都用繡花的錦緞做邊緣。下身不穿褲子，却套上一條褶有細欄的短裙。在衫裙中間，也束上一條錦帶。手裏都拿着竹做的繡籠。同時，山坡上也坐着許多的人，都是他們的父母，同家族們在那裏喝酒吃肉。肉是生的，就在那時用刀切了，在火土炙熟了。

訖。時間一到，山坡上有人發了一個號令，下面的男男女女都開始吹笙唱歌舞蹈起來。

蘆笙的聲音很是哀豔，歌聲也嘹亮悠長。他們的舞態也很嫺熟，手足是那樣地輕飄，腰頸是那麽地流轉，眼睛裏都放出冷蕩的情火。男的漸漸和女的接近了，又漸漸的離開了去。過了一會，男的竄入女的隊中去，女的也衝到男的隊裏來。這時候，有男的舞近一個女的，而女的避開的，有女的舞近一個男的而男的退去的，有幾個男的大家都舞近一個女的，或幾個女的大家都舞近一個男的，使得她或他不知怎樣才好的。當時良玉也在女的那一隊裏，她跟着隊裏的人盤旋而舞，看看那些男子們，沒有一個能中她的意。他倆儘管都舞近她身邊來，她都一一避開去。後來忽然有一個身體極胖的男子，却和她纏擾

不休，她儘管避開，而他卻不覺逐漸過來。她被他纏擾得有些惱了，這時又有兩個男子舞進。她一看見其中的一個，面清目秀，神態閒雅，不覺心裏十分喜悅。她這時正想設法擺脫那胖男子，便不由地向她所喜悅的那男子那兒舞過去。那男子也不遠避，就和她很親熱地同舞。她這時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就是她覺得他的舞態十分勉強，像是學習了才不久的一般，不覺暗暗納罕。舞了一回，她漸漸地退出隊伍，他也跟在她後面。等到離開隊伍，她和他都不舞了，他們手鈎着手，慢慢地同到她的家裏去。同時那胖男子却露着失意的神態，又去找別的女的同舞去了。

話說良玉的父親看見良玉已經選得了對象，很是喜悅，連忙與家族們一同趕回家裏。當下良玉便問那男子的氏族住處。等到聽長子告



事已至此，我們不如將錯就錯的做下去。我素來對於本族不許與外族

訴她時，不覺大驚失色。原來那男子不是別人，正是石碣宣撫使的姪兒馬千乘。照當時苗族習慣，族中的男女是不准與外族結婚的。她萬萬料不到這次的跳月會，會有外族的人混進來參加，所以鑄了這個大錯。當下她不覺大哭起來，因為她很愛千乘，可是在理她沒有和他結合的希望，而且這件意外的事，又大大損傷了她處女的尊嚴，所以哭得很傷心。結果，還是她的父親秦葵有主意，他對他夫人說道：『

結婚一事，十分反對。因為結婚不限種族，可以融和民族間的情感，久而久之，又可消除種族的界限。好在這不許和外族結婚，不過是本族的習慣，沒有法律的規定。現在我們已歸化漢族，儘可和漢族通婚。我倒很願做個創始的人。」於是他一面安慰良玉，一面接待千乘。當晚果然照常大宴親族，十分熱鬧。到了半夜，千乘到已經佈置一新的良玉房裏去，與良玉成爲百年眷屬。

欲知兩人成婚以後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四 襲職練兵

話說那天李世華聽了樊龍的計劃，就替他們設法了三套苗人的服裝，讓他們去參加跳月會，自己却同張氏夫人及子女等在坡上觀看。

他們先看見千乘爲良玉引去，接着樊龍也有了對象，最後才輪着雄飛。這時世華忽然想着如果他們給苗族看出是漢人時，不知會不會有危險發生，不覺替他們擔憂起來。他看見場上男女一對對地去了十分之七八，知道不久即將散場，就和妻子同歸。大約到了二鼓光景，忽然樊龍先回來，滿面的不高興。一問情由，才知他跟苗女回去後，問明他是漢人後，便大呼晦氣，把他趕出門外。他只好狼狽地回來。正在這時候，雄飛也回來了，身上的苗服都已破碎，滿面盡是污泥。他懷喪地把經過訴說了一遍。原來他跟苗女去後，那苗女問明了他是漢人時，不覺大怒，她道：「被你這麼一來，使我須遲嫁一年，此仇不共戴天！」就把他的衣服撕碎，又把他提到廳前，把他的面孔搽在泥裏，才放手自己回去。那苗女動氣很兇，對雄飛也時無法抵抗，只有任

她擺佈着，她回去後，不睡，不敢起身，竊路回來。世華道：『不知千乘見怎樣？』此間不見個蹤，恐怕有些不安。』三人談談說說，等到天明，依舊不見千乘來到。

一到了明天早上，三人都不安心。世華便領着去探聽，不知千乘昨晚在秦葵家已與良玉成婚。這時秦家因昨晚忙得疲倦，一大家家都沒起身。到正午後，自會差人來關說。三人方放下了心。樊龍道：『却不料小弟一時遊戲之計，却給千乘見得了良配。我們決定要去看看新娘。』世華道：『過一會，他自會來請，你不要慌。』午後，千乘果然奉了秦葵之命，來請世華。雄飛作媒，且請樊龍同去喝酒。三人欣然同往，一見良玉，都暗暗贊美不已。秦葵知千乘無家可歸，就留他在家暫住，托雄飛回去報告震南。雄飛等住了幾天，就同去。樊龍道：

次回到北京。良玉和千乘形影不離。千乘生性柔和，與妻兄邦屏、妻弟邦翰、民屏等也十分相得。空閑時，他把京中一切告訴給他們聽。他們却教他學習了許多武藝。

。這年十月，雄飛忽然染病身亡，震南只有此兒，哀慟之餘，也臥床不起。千乘在鳴玉溪得了消息，便和良玉同到石砬去省視。震南看見千乘夫婦來到，又引他想起雄飛，雙目流淚不已，只是喘着氣。舒氏便安頓他們住在衙內。當夜，震南呻吟着對千乘道：「這裏的宣撫使一職，我馬家自從宋朝以來，世襲了已歷數百年。我死之後，這位宣撫使該由你承襲。不過你來此不久，人地生疏，一切可請你丈人秦葵來此幫忙，可以遇事商酌。遺囑我已寫就，等我一死，你一面就事，一面去表陳報好了。」不到天明，震南就瞑目不醒，舒氏哭得死去活來。

來。千乘和良玉立即指派衙內各項人等，同辦喪事。一面差人到鳴玉

溪去請丈人來幫忙。不到一日，秦葵率同邦屏邦翰來到。他就派三子在外照料一切，自己同千乘商量後事，決定即照遺囑行事。

從此千乘就在石砧做宣撫使。這個職務，本來專用來對付苗民的，所以部下有兵士數千人。千乘任職後，得到秦葵父子幫助，使當地苗民與漢人十分融和。所有部下兵士，由邦屏弟兄倆訓練得十分堅強。良玉又另外組織苗兵一隊，全用土



槍，槍桿都一律染上白色，以爲誤認。這隊兵人數雖不多，但經良玉加意訓練，因此沒有一個人不是可以抵當一百個敵人。她父親苗族向無組織、人數雖多，沒有力量可以保衛治安，所以祖父親去和族人中有見識的人共同商議，把散居在山裏的苗人完全組織起來，請漢人做教官，訓練壯丁，輪流防守，以防盜寇來犯。住在山裏的那班苗人，他們按照舊俗，男女生下來剛才學走，便燒紅子鐵或石頭烙在足底，再擦桐油，每年擦上，弄得足底很厚。等到長成以後，他們在石尖荆棘上面走路，像在平地上一樣。無論經良玉危險與否，這些苗人的本能縱身而上，行走如飛。他們又善於射擊，這日發百中。這些苗人的本事，本來儘可防衛一身或一家，但經良玉加以組織訓練後，便成爲極勇猛的勁軍，決非普通軍隊所能對敵的了。

斯時四川因離京師很遠，常有奸人想乘機起事，盜寇也很橫行。
上官石砭守官能這樣整軍經武，盡力保衛地方，自是十分贊成，便
依千乘的陳請，委秦家諸弟兄爲副將，叫他們統率苗軍，以備遇事
時可以調用。從此邦屏、邦翰、民屏都有了職銜。弟兄姊妹四人與千
乘時常在府中討論軍民各事，而請秦做顧問。這樣過了一年，石砭
一地，簡直成了銅牆鐵壁，境內秩序井然，人民都安居樂業，夜不拾
遺。他們把兵士訓練好後，正躍躍欲試，恨無用武之地，忽然上司有
急令到來，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造反，命千乘星夜率兵前往聽候調撥
作戰。

欲知千乘作戰情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五 征播建功

話說播州地方，古屬夜郎國，到了漢朝，屬於牂牁郡。到了唐朝，才改爲播州。唐末時，南詔國來犯，已打下太原；當時有個叫楊端的人，應募獻策，出奇兵把敵人打退。政府因他有功，就封爲武略將軍，命他駐守播州。不久，黃巢陷長安，天下大亂，楊姓便世代佔據其地。宋朝大觀中，楊文貴納土來降，改置遵義軍，就叫文貴做節度使。元世祖時，封楊邦憲爲宣慰使，賜他的兒子漢英名賽因不花，封播國公。明初，楊鑑又來降，改爲播州宣慰司使，屬四川行省。這塊地方周圍有數千里，在四川、湖南、貴州三省之間，西北都是高山，東南接連大江，管轄黃平、草塘、二安撫、眞播、白泥、餘慶、

重安、容山六長官司，統田、張、袁、盧、譚、羅、吳七姓，世爲目把。到了嘉靖時候，楊相襲職，因爲寵愛庶子楊煦，要想逐去嫡子楊烈，由楊煦繼承他的職位。嫡妻張氏和楊烈先發制人，起兵把楊相趕走。後來楊相客死在水西。楊烈就是應龍的父親。應龍生來非常蠻橫，善于用兵，殺人不眨眼。楊烈死後，他就襲職，曾奉朝命從征喇嘛諸番九絲、臘乃、楊柳溝等，都建立大功，受到不少賞賜。萬曆二年，又進獻大木六十根，政府賞他大紅飛魚服，又加升職位。他看見蜀中守兵多疲弱沒用，漸漸有了驕氣，不守法度起來。

後來應龍因寵愛姬妾田雌鳳，乘醉把嫡妻張氏和她的母家全家殺却。他那時正連結境外生苗，到處劫掠，被妻叔張時照覓得證據，便上飛文告他造反。朝廷准奏，命貴州巡撫葉夢熊把他提到，以證據確

實，依法斷處斬罪。其時恰值倭寇進犯朝鮮，朝廷徵兵往援，應龍聽得，自願領兵五千去征倭寇，立功贖罪。朝廷允許他。誰知他一去不歸，索性起兵造反。四川總兵王繼光分三軍往剿，他一面假降，一面率苗兵從後進襲，把官兵打得全軍覆沒。於是他又分兵大掠大阡都壩，焚劫餘慶、草堂二洞，編設興隆大編鎮，都勻洛衛，奴差他的兄弟兆龍引兵圍貴平。殺死重安司張富，張富全家受厲歷。二十六年，蜀兵全部調往征倭，應龍以無後顧之憂，又統率苗民大掠貴州洪頭、高坪、新村各屯，又侵湖南邊境四十八屯，所得子女玉帛，不計其數。貴州巡撫楊國柱同指揮李廷棟率兵三千往剿，已經奪得三百個村屯。不料賊兵詐數逃往天都屯，官兵追往，中計被戮。楊國柱被捉，罵賊而死。於是期廷民怒，起用勅都御史陸化龍兼兵部侍郎，統率川

湖、貴三省兵事，命總兵劉綎率領川兵先發，決定加以剿滅。



話說李化龍奉命到達四川後，駐節重慶，便羽檄四出，召集各地駐兵，豫備用大包圍的方法，將應龍一鼓殲滅。馬千乘奉令後，親率妻弟邦屏、邦翰和土兵三千，星夜前往，到指定的地方鄧坎駐紮。不料這時附近的龍泉司已爲應龍所破，守備楊惟忠出走，部兵二千都已潰散。賊兵乘勝，分兵于當夜來襲鄧坎。千乘沒有防備，而且又是初次臨陣，一時驚慌失措，猝遭大敗，被賊兵迫得只管後退。正在危

急之時，良玉率了苗兵趕到，白桿起處，賊兵紛紛倒地。賊兵大吃一驚，暗中又不知援兵究有多少，便不敢再進，急急退兵。良玉從後追隨不捨，連破金竹、青岡、虎跳關等七寨。這時賊兵因攻下龍泉，正想移兵直攻婺州，聽說後方兵敗，只好撤退逃走。李化龍得報，親自下諭獎勵，賞賜白銀千兩，命樂隊送往石砬營中去犒賞。從此白桿兵便遠近聞名。

那時各地徵兵大集，延寧、四鎮、河南、山東、雲南、浙江、廣西的兵都先後來到，各土司也都率部來聽命。李化龍便把所有的兵分爲八路，各命大將統率，待到了指定地點後，同時進攻。石砬兵被派在南川一路，良玉率領苗兵，自爲先鋒。賊兵半爲生苗，雖勇悍善戰，但沒有組織，未經訓練，那裏是良玉部下的敵手？所以白桿兵到處，

生苗都驚走四散。當時八路兵前進，獨南屏一路先下。應龍聞警，連忙退入山峒固守。各處賊兵見主將避藏，也都紛紛後退。所以沒有多天，八路兵都齊達目的地，把應龍密密包圍。李化龍聽說石砬兵又立大功，又傳諭賞銀獎勵；一面又下令，募部下能深入山峒，把應龍擒獲的，賞以大官。良玉聞令，急召石砬山苗五千到來。那些山苗，都是履險如平地的人，又勇悍不怕死，由民屏率領，即日趕到。良玉獨自當先，抄小路走到山下，苗兵跟在後面。那時應龍自恃山中天險，官兵不能躡險而入，所以除了各山口駐兵外，其他地方都不設防。良玉率同苗兵爬山躡嶺而入，賊兵却沒有覺到。那天應龍躲在峒中，正與田雌鳳喝酒，忽聽峒外賊聲大震。不及派人出去探聽，良玉早已率苗兵攻入。應龍措手不及，和他的愛妾田雌鳳、兒子兆棟，都被良玉

擒獲。良玉立命部下放火焚燒峒外山寨，山外千乘一見火起，連忙同邦屏等率兵攻入，各路兵也同時進擊。賊兵見山中火起，知道根據地已破，都紛紛投降。

欲知良玉此後如何建功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六 逆璫蒙冤

話說播州平後，叛逆全家都處死罪，一班有功將士，分級升賞。良玉雖有大功，但照律沒有封大官的資格，只封她做石砦的掌印官。她的幾個兄弟都做了總兵。李化龍又念石砦苗兵，此次建功很多，又另外賞了許多物品，像衣料、食物、日用品之類。他們這次凱旋回石砦，當地百姓，都十分歡迎，家家懸燈結綵，共申慶祝。他們休養了

一時，正想再替地方做些有利的事業，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不幸的事。

原來當時神宗皇帝在位，因沿海一帶，倭寇時來劫掠，遼東又有後金窺伺，中原地方，又有白蓮教時時作亂，和這次播州之亂，行軍防禦，在在需用大批款項，加之神宗又是位奢侈的皇帝，不管國庫空虛，一味消耗，因此弄得民窮財盡，使執政的人十分爲難。當時便有人進獻了一個開源的方法，就是開礦增稅。這個方法如果用之得當，那確是一個救濟財政的良策。無奈在專制時代，君主視國內一切爲私有，仍用損人利己的方法去從事，那麼，流弊就一時說不盡了。當下神宗採納了這個獻策，便分派大批太監到各省去主持其事，以爲這樣一來，可以涓滴歸公。誰知這些太監們本無知識，不明大體，他們處

處推托爲了聖上，于是無物不稅，弄得人民怨聲載道。而且當時所謂開礦，是指開銀砂。如果他們以爲那個地方有銀砂，人工由地方負担，開出的銀砂全歸他們送往政府。這已是不公平了。到了後來官索性連沒有銀砂的地方也要派地方官設法到了送來。這麼一來，地方官當然自己拿不出來，只有向百姓頭上去搜括。於是弄得百姓越發走投無路了。

萬曆二十八年，又派內監邱乘雲到四川去徵稅，且兼管礦務。邱乘雲本是個市儈出身，因爲營商失數，才淨身做了個太監。他一到四川，全和他省的徵稅開礦官一樣，也是無物不稅。凡有山的地方及都須呈獻銀砂不必說；就是沒有山的地方，也要他們較有山的地方減半獻出。這個命令傳到石砫，馬千乘就大大的反對。他和張玉商議好

了，決計上疏抗議。一則石砭地方雖然多山，但從來不曾發現過銀



砂；二則石砭地方貧瘠，所有收入，尙不足供當地行政和兵糧之用，拿什麼去收買銀砂來交納？如果要他也向百姓頭上去搜括，那末他萬不願爲。他就把這意思寫成奏疏，差人直接送往京師，托前總督李化龍轉奏。因爲四川和京師相距甚遠，奏疏還沒有到達京師，早已過了邱乘雲所定獻納期限。乘雲自以爲皇帝所派，權力無限，便吩咐省府派人把不來獻納的地方官一一拘省嚴辦。千乘沒有防到這一着，那

末忽報省府有人到來，他正要招待他們，誰知他們不問情由，拿出命令來把他拘捕了去。良玉在裏面知道了，十分忿怒，想出來規奪，可是給秦葵勸阻住了。

千乘被拘後，秦葵便與良玉商定，由良玉出面，敘述去年石砭征播時的一切功勞，以及這次的無理受拘，請求政府速速命令放回，且把徵稅開礦的事，從長計議，加以改良，然後施行。這個奏疏，也連夜差急足送到京師，托李化龍轉奏。那時化龍在京任兵部尚書，連接石砭兩奏，他很感當時良玉擒賊之功，使他功成名就，都立即代爲轉奏。第二次代奏時，化龍又乘便奏明當時良玉所立的大功。神宗聽了，面諭化龍即日傳令到四川，命乘雲將千乘釋放，其他的事待日後再議。化龍得諭，一面傳令乘雲，一面將經過寫了一封回信，託石砭

來使帶還。良玉等看了回書，知道事情已了，十分喜悅。她正想和長兄邦屏親到省府去迎接千乘回來，不料派往省府的人回來報信，說是千乘在獄中瘐死了。

原來千乘被拘後，受過乘雲的審問，他侃侃而談，反責問乘雲：石砧本無銀礦，叫他怎能無中生有？如其不信，不妨自己去察看。乘雲被他問得無言可答，就老羞成怒，處以頂撞欽使之罪，把他杖責後，送入老監關禁。千乘本是書生出身，看見乘雲仗勢剝削，已忿怒不可耐；現在又無故給他受辱，如何不氣？所以他下監之後，身體因被杖受了重傷，精神上又受到重大刺激，便僵臥不醒。家中又一時沒有人上省來替他打點，守獄官任他僵臥，不去管他。這樣過了好幾天，等到家中派人來看視，連忙請醫服藥，已經不及。又過了幾天，

便死在獄中。等到朝命到達，叫乘雲釋放，時間已嫌過遲了。

良玉聽說千乘死獄中，怒不可遏，一面再連夜差人上疏政府，一面率兵爲千乘報仇，直向重慶出發。秦葵雖竭力勸阻，只是不肯聽從。

欲知良玉如何報仇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七 征遼平奢

話說良玉爲夫報仇，正向省府重慶出發，途中忽報省中因百姓反抗苛稅，發生變亂，監稅邱乘雲已被亂民殺死。總兵劉綎舉兵壓平亂民，刻下重慶，已告平靜。劉綎深憐千乘蒙冤，已代爲棺殮，派人送回石碛。良玉聞報，才消了一半的氣，見了千乘遺軀，禁不住痛哭起

來。立即回兵石砬，替千乘發喪。其時各地百姓因反對礦稅，時常暴動，政府沒法，只好將監官一一召回，而置變亂之事不究。過了幾日，政府有令到石砬，對千乘的死，表示十分惋惜，又對良玉加意撫慰，命她承繼千乘的職務。因為這時良玉雖已誕生一兒，名叫祥麟，但還在襁褓中，馬姓又別無繼承的人，所以只有叫她承襲下去。她索性改換了男裝，即日就職視事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這樣的過了十多年，祥麟已經長大成人，秦氏兄弟也都定娶，邦屏的兒子翼明已經二十歲。良玉便爲祥麟聘忠州知府張銓之女鳳儀爲妻。鳳儀也善武藝，因此姑媳很是相得。這一年，後金大舉來犯遼東，政府派楊鎬爲經略，徵召各地的兵，同去抵抗。會文到達四川，總兵劉綎一面把令文轉傳各地，一面自己整軍備



袍一件，且賦詩送她道：

往。良玉在石砮得到轉來令文，很是高興，因為自從平播以後，十多年沒有重上疆場廝殺，頗覺悶悶。她就把家事托給父親，留下兒子代行司事，自己帶了一兄一弟，率領苗兵五千，到重慶與劉綎的省兵會合，浩浩蕩蕩，渡江北上。兵隊開到京師，奉命在虎坊橋西迤北一帶暫駐。都中百姓，久聞白桿兵大名，齊來觀看，街市上擁擠不堪。神宗聽得良玉親自帶兵來到，十分喜悅，便召她進見，當殿賜她錦袍一件，且賦詩送她道：『蜀錦征袍手製成，桃花馬上請長纓。世間

不少奇男子，誰肯沙場萬里行？」一面又賜綵幣羊酒，犒賞她的部隊。良玉三呼道謝。過了一天，隨同劉綎出關到遼東去。

話說經略楊錦，本是進士出身，現官兵部右侍郎。後金兵攻遼東，破撫順，邊疆十分危急，朝廷便舉他做經略，前往救援。他見各路兵到，就陸續命令出關，向各地駐定。那時適在十二月，遼東氣候十分寒冷。楊錦趁敵兵還不知此方虛實，把全部兵士分爲四路，約定日守夜同時進擊。不料到了那一天，忽然下起很大的雪來，從南方來的兵馬，沒有經過這般寒冷，早已凍僵了不少。劉綎按照約定的日期，督隊風雪進兵，石砬兵也跟着同去。一經接戰，雖然後金兵都是凍冰天雪窖中長大的，在大雪中來往自如，可是石砬兵因畏冷之故，正想借作戰來取得暖氣，也勇氣百倍。劉綎是位身經百戰的老將，部

下當然也不弱。所以進攻結果，把餘金兵殺得大敗而退，沿途雪堆盡成一片紅色。不料這一路兵在追殺敵兵，其他各路因畏寒之故都按住了不動。楊鎬又是糊塗，既不下令催促，又不把這事通知已經發動的軍隊。劉綎等孤軍直入，反被敵兵四面包圍，因人數多寡懸殊，便被殺死了不少。劉綎一看情形不好，連忙下令後退。良玉帶了部下首先突圍，被她殺開一條血路，向後直退到關下。等到檢點人馬時，才知邦屏、邦翰都已陣亡，樞屏也身受重傷，被部下穿着逃回，只有良玉一人無恙。過了一回，又報劉綎也在途被襲陣亡。良玉不覺大哭。她才覺得國家派遣的將帥，竟這樣的糊塗殺用，深悔多此一役。她一面將這事奏知政府，一面請求回朝。政府得聞報，命令將楊鎬撤職查辦，改派熊廷弼代他職務，得到良玉的奏疏後，又下詔嘉勉了

一番，賜邦屏等許多撫卹金，贈都督僉事，命良玉扶棺回去。

良玉這次率領殘部回川，十分懊喪。到達石砫後，即將部隊補充，繼續加以訓練。政府因石砫兵這次犧牲很大，不沒其功，便封良玉爲鎮東將軍，民屏爲都督僉事，邦屏邦翰之子都做總兵。過了一年多，忽報永寧土司奢崇明造反，已將成都包圍。他怕白桿兵來進攻，就差部將樊定邦送許多金銀到石砫來，邀請良玉出兵相助。良玉看了來信，大怒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敢來污辱我。」當場把樊定邦殺了，又把來信燒毀。所有送來的金銀，一起拿來犒賞了部下。即日帶了精兵一萬，同弟兄民屏，和兒子祥麟，姪翼明、佐明、祥明等往救成都。偷偷地渡江到達重慶後，便留兵駐在南平關，預備截斷賊兵歸路。到了夜裏，又派兵把江中賊兵所有船隻燒掉，阻住他們不能東下。她自

已率領大兵沿江而上，水陸並進。又分兵一千，護守忠州，成爲犄角之勢。她又移文給夔州守將張令，叫他在瞿塘設防，防免賊兵逃出川境。其時四川布政使朱燮元正在成都與賊兵抗戰，良玉的兵一到，裏應外合，就把賊兵擊破。成都之圍既解，良玉又回兵去攻重慶。賊兵見是白桿兵到，也不戰而潰。朱燮元便命良玉坐鎮重慶，自己率兵去把殘賊平定。這一次戰爭裏民屏因力戰陣亡，從此秦家兄弟盡都爲國犧牲，只剩良玉一人了！

王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第八 拒寇保境

話說秦崇明之亂平定後，政府封賞有功，便以良玉爲都督總兵，

祥麟、翼明等都封指揮使。不久，祥麟又以軍功進封宣撫使，駐守襄陽。良玉以年老不願離鄉，仍留守石砧。這樣又過了幾年，到了思宗崇禎年間，其時天下果然大亂，李自成在陝西稱闖王，分兵出關，攻陷各地。等到官兵一到，他又竄開。他到處飽掠，官兵却疲于奔命。其時有米脂賊張獻忠，也歸附自成，出關竄入湖北，攻陷武昌。政府命湖北巡撫關昌督軍事，設策平賊。關昌就定下一策，想把獻忠誘入四川，然後用重兵圍殲。但由湖入川，必須經過良玉防地，關昌知道獻忠畏懼白桿兵，不敢直入，就解除良玉兵柄。良玉聞命，大不謂然，決計置命令於不顧，分兵三萬，駐守夔州。夔州本是入川門戶，再過去就是石砧防地，良玉當然不肯輕易放棄。這時四川巡撫是邵捷春，爲人懦弱無用，流賊這樣猖獗，他絲毫不作防備。其時綿州



知府陸遜之罷官在家，捷春差他巡視各軍。他到了石碭軍中，良玉武裝佩刀出見，左右女兵十幾個人，也都作男兵裝飾。部下秩序井然，爲當時一切軍隊中所少見。他不覺十分稱贊。良玉設筵招待，在席間歎息着對遜之道：「邵公完全不懂兵事。我是一個女人，受了國家恩典，應當爲國犧牲。所恨和邵公同死，却有些不值得！」

過了沒有許多時日，獻忠在武昌聽說良玉已經解職，果然放心沿江西竄。到了夔州，夔州守將張令率兵迎

擊，被賊兵射死，部下潰散。良玉忙率石砬兵出救，起先把賊兵羅汝



才擊敗，後來因賊兵越來越多，加之石砬兵又不長于平原作戰，也大敗而退。賊兵乘勝追襲，石砬兵幾至全軍覆沒。良玉沒法，單騎突圍而出，直往重慶去見邵捷春道：『事情危急了！石砬山中還有可戰的兵卒二萬，只要供給糧餉就行。我可以担任一半，官中只須供給半數。這樣，一定能把賊兵打退。』那時捷春因楊嗣昌與他不和，川中又沒有現成糧餉可撥，而對於良玉又不信任，便不從其計。良玉一怒回

石砬，重行整頓部隊，保守境內，不問外事。賊兵不久即攻下重慶，捷春不及逃避，自殺而死。從此全蜀都受賊兵蹂躪，賊兵到處焚殺，人民流離道路，苦不勝言。只有石砬全境，賊兵不敢進犯，所以獨保安全。

到了明年，關昌所派圍剿的軍隊全都到達，把獻忠連連擊敗。獻忠仍用他們的老法子，官兵東來，他便西竄，他看看川中沒地方可以停留，依舊沿江東下，竄出夔州，直達襄陽。這時襄陽宣撫使就是良玉的兒子祥麟，他和妻子張鳳儀正日夜嚴防。他會有家信與良玉道：『孩兒已立誓與城同亡，請母親放心！』良玉看了大喜，在旁批道：『好！好！真是我的兒子！』這封信現在還保存在馬家子孫的家裏。祥麟一聽得有流賊到來，忙率兵在嚴家莊迎敵。他這樣的孤軍應戰，

又沒有援兵可待，那裏是人數比他多過幾倍的賊兵敵手？所以一經接戰，部下都給賊兵殺死。祥麟夫婦也死在陣中。

崇禎十七年，張獻忠重陷四川。這次他舊地重臨，殺得尤其利害，史是仍舊不敢去犯石砬。這年三月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思宗在煤山自殺。良玉在家中得報，換穿了孝服，向北方大哭；氣絕了好幾次。到了桂王永歷二年，（清順治五年）良玉已經七十五歲，忽然得病甚重。她自知不起，對她的孫兒萬年說道：「四川全省只有石砬沒有賊兵到過，這都因有我在這裏的緣故。我死之後，賊兵必定來犯。城東南有座萬壽山，形勢很是險峻，不易攻破。我已預備許多糧餉軍器在那裏，一有警報，可以領了軍隊和百姓到那裏去駐守，千萬不要給賊兵佔領。」萬年涕泣受命。良玉死後，萬年把她葬在城東的岡

龍山。那時桂王在雲南，素知她忠于明朝，想連結她一同復國，不料她忽然亡故，很是惋惜，便追封她爲少保，謚忠貞侯，並派大臣前往致祭。

良玉死後二年，獻忠的餘黨果然因聶凱已死，石砬十分富厚，便大舉來犯，焚掠一空。萬年事先聽得消息，已照良玉遺命率領兵民保守萬壽山。賊兵圍攻了好幾次，因山中糧食充足，形勢險峻，沒有被他們打下。過了一時，賊兵被官兵剿滅，山中兵民纔都平安地回到石砬。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數.....

372.61

0117

登錄號數.....

D3160

24147

秦 良 玉

服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一九四五年四月蓉再版

者：譚 正 璧
者：上海北新書局
總發行：集成書局
成都陝西街一三三號

